

書經註大全

若溪池 翔雲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哲父纂輯

泰誓上此未渡河時分五段看首辭表年以首事次節嘆服以  
起其聽惟天以下四節順天立君之意與紂失君道之當討天佑  
以下四節推天愛民之心與已所以討紂之意末節就民情快天  
心而勵以共討也通篇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也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為  
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司國語作太武王代殷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  
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  
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  
虎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  
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  
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首節史臣說惟周武王卽侯位之下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受無  
道舉兵伐之至孟津之地天下諸侯不期而以兵來助者八百國  
王遂與大會於此地焉。此表年首事亦以見武王之得人心也  
十三年言其守臣節之久大會言其得人心之同八百國華夏  
諸皆在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追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尚貢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代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感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11

王曰王將發誓先歎息說嗟今我友邦長君及我本國治事之臣與從軍衆士但要精白一心明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此將誓而呼從征之人以告之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家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節凡為君者當知君道所係之重欲知君道者當思上天立君之心惟天地之於萬物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於是受氣成形化生不已固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惟人獨能其四端統萬善知覺與物不同是乃得氣之秀而為萬物之靈然類均無以相統爰予人類中篤生一天性聰明無待勉強此于衆人又為先知先覺是靈之靈者也乃立之為大君以統萬民是豈徒尊崇富貴之而已哉正欲其體天地之心以子育乎民聰睿以有臨明哲以作則凡天地不得為者都代天地而為之以作民父母焉大為民立君之意如此○此先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以起下節也重下三句靈者知覺異於物聰明者知覺異於人也聰明就心上說此君德也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謂安養斯民與資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此只言天立君之意如此言外見為君者不可不体此意也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

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耆史臣追稱之也友

邦親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冒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皇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今商節天為民而立君君固當承天以治民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却不知作民父母之道乃侮慢自肆不敬上天而恣行無忌以降災于下民是身為天之宗子實則天之罪人矣。此與下節皆承上言紂失君道而此節則其綱也慢天虐民須串看亦勿說到當伐意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

沈而節其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試畧而言之樂酒無厭則沈溺而不復出耽遂女色則冒亂而不知止舉凡暴虐之事敢于行之而絕無顧忌其刑賞之際加罪于人則不止一身但心之所惡必并其族屬而誅之其授官于人則不論賢否但心之所好遂不妨累世而任之至於用度之際縱其所為如瓊宮瑤室高台大榭陂障池沼凡一切奢侈之事無不竭民財疲民力以為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且其甚者設為炮烙之刑焚炙諫諍之忠良又剗剔懷孕之婦以觀其胎暴虐至于如此得罪于天甚矣皇天以愛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休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節下文所云也

沈而昌邑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室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未集

涵彌典反

民之心忍使久居此位乎是以赫焉震怒乃命我文考敬承天之威怒以伐罪而救民惜乎中道崩殂遂致大功猶未成就也豈能無賴于繼起者哉。此歷舉慢禮虐民之實所以聲其罪也沈湎句是本原汚濁正敢行暴虐之本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官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即指宮室等而言殘害只承宮室句說焚炙二句乃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須知此亦是指其大者其實受之惡不止此也天威即震怒之威大勲以安天下而言也

肆予節惟文考之勲未集而皇天之威實有不吝不將者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而猶不忍遽伐也嗣位以來嘗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使其懼而知改豈非予所深望乎惟受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心乃縱肆無忌夷謀而居把郊廟大禮都不以為意弗事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實棄其祖先宗廟通弗祭祀且祭享犧牲粢盛盡為凶人竊盜天地祖宗已厭絕之矣他還說我有民上有命傲然自恃不懲戒其侮慢之失觀商之敗若此其能終聽之乎。此承上而言受之怙惡不改以起不吝不伐之意也肆字承上節來以爾一句是追叙前事現政原望其能改惟受以下不惟不改而反加甚矣獨舉慢神者神可慢無所不慢矣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陂班糜反剗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乱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剗割剗也皇甫謐云剗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致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悛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天佑節受稔惡如此則今日之舉良非得已矣夫上天佑助下民  
慮其強凌弱衆暴寡也于是立之君而寄以整理之權慮其昧天  
性悖人倫也于是立之師而授以董率之任豈徒然哉惟其能助  
上帝之所不及敷政設教使無一人不遂生若性以綏安四方之  
民乃無忝斯任耳今天既厭商德而以此任屬之我則有罪當討  
無罪當赦我惟奉天以討之赦之何敢過用其心志而作好作惡  
于其間乎設今日而不除暴以安民亦甚非克相寵綏之道矣○  
此承上而以君師之責自在正見伐受之不容已也與惟天地節  
相似但彼爲紂失道而言重在天上君上此爲已責任而言重在  
君休天上作君作師正佑民之實克相寵綏乃君師之實此猶是  
泛言末二句乃隱然以君師自任必討有罪之君安無罪之民乃  
無負作君作師之意也

同力節君師之責既在我矣要豈昧然爲非常之舉哉就以人事  
言之兵志有云凡用兵必貴知己知彼若兩軍相對方之強弱齊  
等則須度量平日執行善而爲有德孰行暴而爲無德德勝則力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踣踞也武王言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踣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卽箕子所謂穰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侮慢之其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  
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億萬惟億萬心

自不敵矣豈德之優劣齊等則又須度量臨時孰師出有名而合義孰師出無名而不義義勝則德亦不敵矣觀此而商周之勝負豈不了然易見哉即以力論紂雖有臣億萬然皆眾叛親離惟億萬心寡助之至矣予止有臣三千却都順天應人惟一心多助之至矣是力且不能敵我何論德與義哉此即人事以見伐商之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述兵志之詞下四句即以見伐商之必克夫須補德義更不待言意德以平日言義以臨事言度德權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其為一心是正德義所感而成其力者也

商罪節試以天意觀之商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罪惡已貫通盈滿天心憫下民無主乃命我膺君師之責以誅之我今日苦拘守臣節弗順天意以伐商是縱惡虐民其罪亦與之等矣而敢辭其責哉此即天意以明伐商有必往之勢也上二句見積惡者其罪天下二句見長惡者其罪同

小子節惟祗惡與積惡同罪故予小子蚤夜敬懼以伐商乃文考未集之勳遂先受命于文考之廟然命我文考者天也故又行類祀于上帝求福宜于冢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于是乃率爾有眾致天之罰于商以求免維鈞之罪天豈輕舉也哉此承上節而追述起時所舉之祀以見伐商乃所以奉天也受命文考者稟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

曰左傳襄王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

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

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命文考類于上帝享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

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子親而非伐功類帝宜上者告于尊而非自專也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之德在肅將天威武之功在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與亡判焉

未節夫威曰天威罰曰天罰良以天居高聽卑默然之中嘗矜憐于下民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今民皆欲亡紂天必從而亡之可知矣爾等庶幾輔佐我一人除其禍亂以永清四海之民使皆沐維新之化此乃順惠之時若違而失之則自取惟鈞之罪矣夫豈可哉爾等亦其勉之可也○此勉衆以輔已成功也首三句泛言天意從民以起下意所欲如平禍亂去疾苦之類下乃勉衆以共承天意之詞天之立君凡以爲民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作民父母以見紂不能爲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不能爲民君師也未言民欲天從以見民欲亡商而伐之必克也特哉弗可失猶云不可違也

泰誓中此與下篇皆既渡河時作此篇分三段看首二節序作誓之由而命之聽誓中間六節言紂縱惡之極而以桀事証之并及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証之末節乃勉衆輔已之詞亦以天民二字爲主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受命文考卽造乎禩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首節史臣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會兵伐商至次曰戊午乃引兵自孟津渡河會師于河北前日大會之諸侯皆以師畢會于此王乃無循士卒而誓以伐商之意焉。此會之次序也兵以次為善友則有誓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為正畢會則無輕率倖勝之心。嗚呼節誓師之謂說嗚呼今畢會之師皆我西土之眾也汝等皆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可乎。此呼眾而動其所也。

我聞節凡人善惡皆非旦夕之故我聞古語有云世間有一等蓋吉之人意念注在于善孜孜汲汲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不足有一等凶惡之人意念注在不善亦孜孜汲汲終日為之其心亦以為不足蓋所謂不同而其所用之心則一也今商王受正所謂凶人也其于一切非法度之事着意用力而行但其惟日不足之意試約畧舉之如桀齔老成之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犯法有罪之人所當近逐者彼徧親比之是用人之法無度矣而且荒淫于色沈酗于酒心志昏迷以縱虐于下民是立身臨民之際無度矣于是為臣下者見紂所為如此亦皆化而不惡明比于家互為仇讐假上權力以相誅滅是一人縱惡而作惡者且不可勝計矣所以致毒痛四海法不受寬者無可控告相與呼籲于天而凶穢之德已顯聞于上矣尚可以君天下乎。此聲紂之罪也述古語重凶人一邊今商王句正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自不足也播棄三句是力行無度之實事臣下化是無窮之惡及于大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徹于太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言人為善惟曰不足

凶人為不善亦惟曰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老成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舊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

惟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齔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惟天節受只知下民易虐亦知上天難欺乎惟天惠愛下民而重  
教養之責惟辟當奉承天意而盡君師之道甚不可忽也不觀夏  
桀乎桀不能奉天以惠民顧乃恣為淫虐以流毒于下國天厭其  
德乃遂佑命成湯假手以誅之降黜有夏之命而遷于商天不容  
桀之惡如此而今日奉天亦概可知矣○此言天之革夏以引起  
下節也首二句泛言辟當奉天惠民下引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  
黜也語意重桀不重湯

惟受饗人之黜夏非有私也以桀有罪故耳今受之罪乃更浮過  
于桀如微子以庶兄而有元善之德彼乃剝落而喪亡之比于以  
諸父而為諫諍之臣彼乃戕害而殘虐之天命已去彼猶謂為己  
有而驕縱自如于見田時心生出肆心謂敬之道為不足行肆心  
一逞乃敢于慢神謂祭為無益而不之舉故于虐民謂暴為無傷  
而不知忌罪之浮于桀者如此夫前代之興亡乃後人之明鑒諸  
所鑒視者初不在遠在彼夏王桀耳桀有罪而天既命湯以黜之  
矧罪之浮于桀者天必無縱之之理今日天意有在其將以予戡  
定禍亂以又安斯民乎何以知之我與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  
言夢以我之夢協我之下重有休祥之應此以知伐商之舉斷乎  
其必勝矣○此覆數紂惡而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勝也首句承

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  
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  
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春天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  
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  
去也古者去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  
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上虛說剝喪六句正罪淨之實厥鑒二句卽夏事以見商之不吝  
于天朕夢三句卽夢卜以証天之專属于已其者未定之詞猶曰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于未然之前詞當如此

受有節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受所有億兆之多不過智識平  
等却又各懷情思離心離德予所統有撥亂之臣不過十人却皆  
盡忠爲國同心同德天人才原不可以多寡論也彼夷人中雖有  
至親之臣豈若周之亂臣皆仁厚之人而可恃乎商周之勝負亦  
可于此決之矣。此及以人事而見商周之不相敵也夷人以才  
識平常而言周親以同惡相濟而言亂臣以戡亂而言仁人以安  
民而言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忠不如周亂臣雖少而盡忠受之  
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此其所以克紂也

天視節且天人原是一理欲知天意但觀民情可已天非有目以  
視人而于人之善惡無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爲視耳天非有  
耳以聽人而于人之是非無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爲聽耳夫  
民心之好惡便是天意之去留今可姓若紂之虐皆以我不往正  
商罪都過責于我一人是民心既向而天意可知矣朕雖欲不往  
何可得哉。此又合天人之言之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也首二句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旣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  
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  
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天視自我民視  
時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之言天寄耳目于民見民心即是天意之所在今百姓以不正商責我則天亦必以伐商厲我可知矣如之何可求往哉求句撮上二節意入醒意也

我武節我之心往豈有私意哉天人交迫不得已而威武奮揚侵入彼之疆界者上以取其凶殘而誅之以救天下之民用以建永清之烈成未竟之勲使我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正是雖譬其子孫而實無愧于其祖宗昔湯伐桀原以公天下為心今我心猶湯也有今日之舉則于湯之心不更光顯明白哉此表以伐商之公心也上四句一氣說下見除暴安民非以利己求句乃以湯駿之而見其無異志也桀弗順天而湯放之固是至公無私受罪浮桀而武伐之亦是至公無私則有武王而湯之心豈不更光顯乎光只是明白之意惟公故光不得以公字替光字也朱子云比于湯之放桀又有光焉亦是一說並存之

未圖我之心事固可其諒然爾等不得謂我仁彼暴遂有輕敵之心也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彼為不足畏寧可執心以為彼勢甚盛若非我軍所能敵者庶可有濟也所以然者為何蓋當今百姓畏紂之虐凜凜乎如不自保若輩推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此所以不可不勉也嗚呼汝其同以除暴安民為念一德一心立定其克敵之功庶幾斯民免于凶殘釋凜凜之危而得久安于世焉可

往過廣顧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優干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

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伐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易哉夫子罔或無畏蓋執非敵百姓凜凜若

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不体此意哉。此勉衆輔已以成功也。最說三句戒以當慎意。百姓二句推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乃期必之詞。一德一心串着德一心必也。立者立見如此狀其速也。永世以民生言。應稟稟句。

泰誓下首節書之小序下以爾嗚呼對看上言商受之惡爲天人所棄而勵衆士以成功下言文王之德爲天人所歸而有期以必克。

首節更臣說時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王乃巡視六軍之部伍器械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作其氣焉。此序事之詞也。前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甚艱故附循之以安衆心。此戰期以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飭故巡勅之以肅士氣。

王曰節王乃發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亦知受之自取滅亡乎上天有顯然明白如仁義禮智信之道賦畀于人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甚是彰明較著是道也。卽所謂五常也。雖盡人皆具要賴爲君者敬守之以爲法于天下。今商王受身爲紂倫之至乃藐狎侮慢此五常之道弛棄怠惰全無敬畏之心是已失其所以爲君之道故上天怒而自絕于天下。致民離而結怨于民其何以爲天之元子而父母斯民乎。此原天之立君而言紂之失君道也。顯道二句串說類卽道中之類也。以其爲人所共由故曰道以是道而散見于人倫故曰類爲天下共見。

世最勉也。夫子將士也。勉者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懷懷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日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怠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共聞故曰顯各有所屬而截然不紊故曰彰此猶泛言以見君  
以身作則下方切紂言狎侮一句亦串下惟狎侮所以弗敬也五  
常即顯道以其流行呈露如五星之在天故曰常自絕二句則狎  
侮之所致當看自字結字見非天輕棄之而民故離之也民心即  
天意亦須串說

衛朝範試以狎侮自絕之實言之如冬月有朝涉者疑其輕能  
寒遂斫而視之賢人如比干者疑其心有七竅乃剖而觀之又大  
作刑威在憲殺戮毒痛及于四海之人不受其害其所尊崇信任  
者無非姦回之人而其所放棄黜退者反在師保之佐且屏棄先  
王之典章而不遵囚奴忠正之士而不用郊社所以事天地也都  
廢失而不修舉宗廟所以祀其先也都怠慢而不享祀一惟作為  
奇異的技术淫侈的巧物以媚悅所嬖之婦人受之狎侮五常而  
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亦遂絕之而斷然降是喪亡  
之禍不少貸也第天降是喪不得不假手于有命之人我今日此  
舉正是代天行事我奉天而爾等不可不奉我也倘其孜孜然奉  
我一人以敬行天之罰可耳○此承上言狎侮自絕之實而期眾  
士之輔已也自首句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事只平平叙去不必瑣  
瑣分貼上帝二句見彼自絕于天而天亦遂絕彼孜孜二句見已  
奉天致討而爾當奉已共討也

非一之謂下文自  
斷朝涉之輕剖賢人之心  
絕結怨之實也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斫側畧反痛音鋪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輕耐寒斫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郊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之巧列女傳  
紂膏銅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  
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古人節以狎侮結怨之實言之古人嘗有言說民情向背無常能以恩義撫恤我則戴之爲后不然而以威勢虐害我則疾之如讎今孤立之受不知撫民之道大惟作爲刑威以虐汝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離散人之兄弟非汝世世之讎乎我又聞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必須多方培養俟其逐漸滋長若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必須急治首惡之人以絕其根本受正所謂衆惡之本不可不急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率義師人以爾等衆士弔民伐罪務除滅汝之世讎是我此舉非以切私也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乃君弔伐之勲可耳誠能迺果毅而功多自不惜高爵重祿之厚賞以酌之若退縮而不迺果毅則顯然之戮亦所不免焉爾可不共勵哉。此承上言狎侮結怨之實而勉衆士也撫我至殄殲句兩引占以釋之上引占重虐我句見紂乃民之世讎也下引占重除惡句見世讎之不可不殄滅也作威即上散朝涉等事亦是狎侮處世仇正言其結怨于民也殄字有漸長之意除字有急去之意此兩段對有語意趨重迺果毅句果者無畏避殺者無中止末二句乃以刑賞勸戒之也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放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遂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迺有顯戮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嗚呼節發誓將終又歎息說嗚呼受為天人共憤如此商固有必亡之勢矣且爾等亦仰我周有必興之理乎惟我文考不棄恭厥敬之心布為禮樂文章德之發越就如日月之照臨其光普被于東西有朔之四方大異小懷固無遠弗届而有顯著于豳岐之西土感化承流咸得親覩其盛焉德之所及如此夫有大德者必受天命惟我有周宜其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爾眾之輔我以伐商又何疑哉○此述文王之德而信周之必興也光輝就德之發用說光顯二句承上句一直說下勿以此二句為照臨之實光字濶而淺顯字狹而深誕受是求然事非謂文考已受多方也照臨三句見文之得人心誕受句見周之宜受天命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屬也兩惟字宜味

朱節文考之德宜受命如此則今日之舉亦止憑藉先德耳故言而勝受非予之威武也惟我文考有德足以肅將天威不致有縱惡之罪焉設或不辛而受勝予則非我文考有惟鈞之罪也乃予小子德薄無良不能承文考以終厥事焉予敢不自惕哉爾等可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射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人則爾眾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迫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迫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眾庶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師之末歎息而言之